

风物咏



石英先生近照

作者简介

石英(1934-),山东黄县(今龙口市)人,原名石恒基,当代著名散文家、小说家、诗人。

少年时代参加革命,后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,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。创办和主编国内第一家散文刊物《散文》月刊,曾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、《散文》月刊第一任主编、《人民日报》高级编审,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。

石英创作精力旺盛,题材广泛,已出版作品86部,约2000万字。主要作品有:长篇小说《火漫银滩》《同在蓝天下》等;散文集《秋水波》《母爱》等;诗集《故乡的星星》《走向天安门》等;文化艺术随笔《文史与人生》《古往今来》等;文艺评论集《怎样写好散文》《文心的合鸣》等。

近年来出版有《窗外那片树林》《我与今古艺术家笔墨神交》《东北记忆》《海是故乡》等作品。



蓬莱阁北部海域的海市蜃楼奇观



蓬莱八仙居附近海域的海滋奇观
资料图

小知识

海市蜃楼、海滋、平流雾被称为海上三大奇观。

对于三者区别,气象学家解释:海市蜃楼是异地景物经光线折射、全反射而产生的幻境,海滋是海上自然实体的虚幻变形,而平流雾是暖湿气流形成的特异现象,景观实际存在。

啊,海市蜃楼

石英

一般来说,所谓的海市蜃楼是一种难得一见的云空奇观,在沿海、沙漠等地有时能看到。

至于这“有时”发生的概率有多大,则很难统计。仅就近些年媒体发布的信息看,渤海岸边人们目睹的海市蜃楼就有三四次。其中有一次的报道令我印象深刻,当时游人们在蓬莱阁上突然看到奇观出现,有人惊叹:“啊,来了,真的来了!”

事前全无预报,谁也没有预见。这纯属一次普通的旅游,却让游客们获得了一次难得的体验!——初到蓬莱的大文豪苏轼也曾有此奇遇,祈祷能见到海市次日竟美梦成真,留下名句“东方云海空复空,群仙出没空明中”。

“海市”这个概念对我来说,却从来陌生。

我的家乡黄县是一个秦置古县,《史记》有载,秦始皇东巡时就路过此地。自我记事起,就听闻了不少有关海市的传说。我的二舅年轻时曾经看到过一次海

市蜃楼,他说蓬莱(明清时与黄县同属登州府)是观赏海市蜃楼的最佳地点,而我们县也不逊色。

不过,在我十岁之前,“海市”在我脑海中还只停留在传说和想象的阶段。我并不急,老天却很快慷慨赐予——竟在一年之中,让不速之客海市蜃楼先后两次呈现在我的面前!

那是1946年或1947年,我在自家门前不远的农田里干活。此时大秋庄稼已收获完毕,我正在地里收拾秸梗,蓦地在西地邻干活的三胖哥喊我的名字:“快看!”我循声望去,北面天空的云层水汽中出现了一大幅我从未见过的景象。那些只在图片上领略过的城市街道、行人、汽车、楼房等,景象相当清晰,只是没有声音。一切仿佛都倒映在半天之上,但看上去很稳当,一点也不让人担心会掉下来。不用谁告诉我,我一下子就断定,这就是我神交已久的海市蜃楼!它持续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还要长,约莫二十分钟才从我

的视线中消失。而它消失的同时,云层水汽也荡然无存,蓝天又恢复了本色。

也就是二十多天后,我在门前农田的井台边欣赏我和母亲、姐姐一起种的白菜、萝卜、蔓菁、芥菜等秋蔬。之所以说“欣赏”,是因为这是我一年中最惬意的时段,大秋作物收完后,晚些收获的耐寒蔬菜便成了我悉心照料、愉悦身心的宝贝。当干活累了,我就仰卧在井台边铺就的麦草捆上仰望天空。也就是在这一次,我又在北面的天空遇上了海市蜃楼。

只不过,这一次远不如上一次图像清晰,持续时间也短得多。而且,看上去像是街道,但比较冷清,少了些动感,大致呈静态。连我这十一二岁的孩子也能判定:两次看到的景象多半不是同一个地方。

西邻的三胖哥本来也在地里干活,有些饿了就回家去吃了一块地瓜,错过了这一桩好运。我安慰道:“这回的挺模糊,而且一会儿就没了。”他说:“兄弟,模糊的也很宝贵,好多人一辈子也碰不上。”

从海路来说,大连离咱们才几百里地,一个在北海岸,一个在南海岸,互相对照,很合乎情理。天津也是大城市,但离得远些,又偏西,可能性小;烟台嘛,跟咱们都在海的一边,我觉得可能性也小。”我觉得他分析得挺在理,在脑子里也就认定是大连了。

至此,海市蜃楼的话题暂告一段落。后来我参军离乡,从事的又是高密度、高强度的机要密码电报工作,哪里还有多余的心思去想海市之类的事情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,风行的杨朔散文中有一篇《海市》,按说杨朔本身就是“仙境蓬莱”人民,但他的《海市》主旨是写那个年代的大好形势以及长山列岛的繁荣景象,对海市蜃楼佳景写得并不多。

不过,有关海市蜃楼的“插曲”还是有的。说起来是在1975年左右,我难得回一趟故乡看望母亲。旅伴们无聊,难免一路说

些闲话解闷。当中午行抵莱州地面时,大伙望见西北海面有一片绛色的云气,有人就调侃着喊起来:“是海市吧?”很多人都说不是,其实开始喊的人也知不是,无非是说笑而已。却不料有一位自称来自“海市家门口,八仙出发地”的男士大发议论:“我在仙境所在地长到二十五岁,是最有资格发言的。在这二十五年间,我一次也没见过什么海市,所谓见过海市的人全是胡扯,不过是他们因某种希望无法实现而心造出的幻影。我早就想投书报刊以辨伪求真,让所谓的海市蜃楼见鬼去吧!”

这段我所经历的有关海市的插曲距今又过去五十年之久,至少在我的印象里,至今从未在哪份报刊上见过此君的新奇高见。

其实“海市”嘛,就是一种难得一见却并不难懂的自然现象,并不特别深奥,也无重大科学价值,没听说哪位科学家研究此课题去争取诺贝尔奖。

些原因使之无缘,就不好说了。

再者,不能不说还有个“运气”的问题。说到运气,在我小时候,这是乡间很流行的说法,其来源也许不止一二,但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:在那个科学不昌明的时代,人们的命运往往更难以由自身把握,用通常的解释也难以服人,因此便借助“运气”之类的说法进行诠释。

在我看来,所谓“运气”之类的说法被认同,与事物发展中的偶然性有关。我做部队机要工作时,接触过一个词儿叫“排列组合”,即事物在其运行过程中,某些成分进行了“排列”和“组合”,而有些则未如此。还有人绝对否定“命运”“运气”之说,认为那都是些非常陈旧的概念,与新的科学认知完全对立。对此,我不敢苟同,因为相当多持有“运气”之类见解的人,并不是顽固守旧的冬烘之辈,也有不少深具科学头脑的青年才俊。以球场竞技为例,有

时极有实力、事前被公认看好的一方,却出乎意料地败北,有时甚至还连遭败绩。除了心理上或其他原因之外,还能听到专业评论者常说的一句话:“也有运气上的因素。”这就说明有科学头脑的识者,亦并不完全否定这类因素在事物发展和日常行为中的作用。能否有缘看到海市蜃楼这件事,当然也不能例外。

如此说来,好像我在一生中看到两次海市蜃楼应该算幸运儿了。能不能这样看:其一,得赏海市蜃楼这样的幸运在人一生的荣辱得失中可谓微不足道,不能将一个偶得之幸任意放大而沾沾自喜;其二,人一时或某一点上的“运气”并不代表所有方面或终生命运之幸。故此,我希望自己永远如当年看过海市蜃楼之后那样,保持一种正常的心态,一种比较清淡的心态。

看来,这海市蜃楼中存在着不少哲学道理呢。